



## 大山雀 的博物旅行

# 溪流水下探秘

张海华 文/摄

凡到山区游玩,品尝过农家乐的人,想必都吃过溪鱼,如油炸溪鱼、红烧溪鱼、椒盐溪鱼之类。这些鱼身体狭长,甚小,长度多为七八厘米,鲜有超过十厘米的,做成菜后,口感或香酥或鲜嫩,故食客甚众。

说实话,以前我和家人也爱点、爱吃溪鱼这道菜,它几乎成为在山里吃饭的“标配”,但近几年我开始劝身边的人,尽量不要吃溪鱼了。真的怕再吃下去,这种小鱼要被我们吃绝种了。

今年夏天,我突发奇想:四明山的溪流中,可以拍到哪些水下生物呢?这些小鱼小虾,生活得还好吗?

## 越来越少的溪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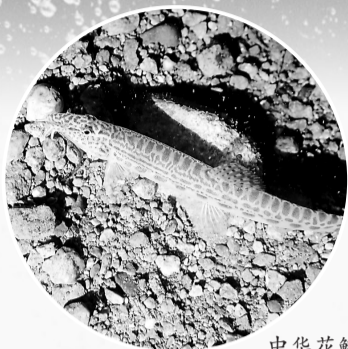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参观过一些农家乐的厨房,发现被食用的溪鱼的种类有多种,但以下面3种鱼为最多:光唇鱼、尖头大吻鲢(音同“桂”)和宽鳍鱲(音同“猎”)。

光唇鱼俗称石斑鱼,属鲤形目鲤科,在中国南方分布较广。这种鱼比较好认,多数个体的身上有几道平行的黑纹,特征很明显。前些年,光唇鱼在宁波的溪流中很多,它们栖息于多碎石、砂砾的清澈溪流中,喜欢在石块之间转来转去地觅食。它们胆小而灵活,要拍到其灵动的身姿,得十分耐心。通常,我先坐(或趴)在水边,把防水相机放入水下,等惊散的鱼儿忘记危险又游到身边的时候,再悄悄移动相机,构图、对焦,完成拍摄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,由于过度捕捞,光唇鱼正越来越少,有的溪流甚至几乎绝迹。今年6月,我到山里采访,听当地人讲,个别不法分子甚至采用电鱼、毒鱼等手段来捕捉溪鱼,导致鱼子鱼孙全部覆灭。

相对而言,尖头大吻鲢的数量还算多一些,不过也是以细小的幼鱼居多,成体明显偏少。今年8月,超强台风“利奇马”对宁波影响巨大,以致台风过境后好几天,四明山溪流中的水还是又大又急——等水势变小后,我到龙观乡的山区溪流中夜拍,发现局部的水还是比较急——比如有大石头处——但就在这样的地方,一群尖头大吻鲢还是在奋力游动,力争上游。它们几乎都是只有三四厘米长的幼鱼,不大怕人,最多在相机入水的时候稍稍游开一会儿,但马上又会聚拢过来,在镜头边游来游去。

8月底,我到龙观乡雪岙村的溪边夜拍,发现一条长约10厘米的宽鳍鱲静静地待在石头边。我把相机放入水下,轻轻调整好水下补光灯的角度,当光从侧面照到它的身体的时候,我从相机屏幕上看到,它的侧面的蓝色明显变得更加艳丽了,十分好看。后来请教了朋友,方知这是一条正在发情的雄鱼。



中华花鳅



宽鳍鱲



真吻虾虎鱼



真吻虾虎鱼



凹耳臭蛙



尖头大吻鲢

## 河埠头寻鱼踪

上述的拍摄,都是在溪流的中上游。那么在下流的河埠头,又能见到什么鱼呢?犹记得童年时,在老家的河埠头淘米,常能看到很多小鱼围拢过来,吞食碎米粒;也曾在夜晚打着手电,到河埠头看各种小鱼们出来觅食。

今年夏天的晚上,我也曾多次到鄞江镇的樟溪的河埠头拍鱼,仿佛是为了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。那一段的樟溪宽阔如河,只要不是在暴雨之后,水流通常很平稳,溪床多为细沙。在那里,最容易见到的是真吻虾虎鱼(又叫“子陵吻虾虎鱼”)和中华花鳅。

真吻虾虎鱼隶属于鲈形目虾虎鱼科。所谓“虾虎鱼”,顾名思义,就是吃虾的“老虎”,可见这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小鱼,故有人送其雅号叫“花衣小霸王”。前段时间买了一本题为《身边的鱼》的小书,书中对虾虎鱼有比较简洁的描述:“虾虎鱼在外形上有着一些共同特征,圆滚滚的身形,一双眼睛位于头顶上方,眼大口阔,圆形尾鳍,背鳍分化成前后两片。最奇特的是它们的腹鳍,一对腹鳍在胸鳍下方复合成一体,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吸力的吸盘,这使得虾虎鱼可以如同蜘蛛侠般吸附在水中的物体之上。”

在四明山溪流中,最常见的虾虎鱼就是真吻虾虎鱼。这种鱼的特征也很明显,那就是头部具有蠕虫状的褐色斑纹。在樟溪的河埠头,由于常有村民来洗菜,留下不少残渣,故常有鱼虾过来觅食。真吻虾虎鱼总是静静地趴在水底的沙子上,或吸附于石块上,企图突袭路过的小虾米。不知道它们是天生胆子大,还是对自己的伪装色很自信,经常我的手指或相机已经快碰到一条鱼了,这家伙还是懒洋洋地一动不动。偶尔惊觉,才会一甩身,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中华花鳅数量很多,但胆子极小,通常相机稍稍靠近一条,它便一扭细长的身子,在水下扬起一团沙雾,利用“沙遁法”逃之夭夭。有一次,我没有下水,而是趴在河埠头,将相机探入水下,安静地等了好久,这些头部看上去有点“贼眉鼠眼”的中华花鳅才慢慢游到了相机附近。只见它们贴着水底慢慢游动,似乎在一口接一口地吞食细沙,实际上它们是在滤食沙中的食物碎屑和藻类。仔细看,其实它们身体的斑纹也很美,称之为“花鳅”也算是名副其实。

## 绰号“闪电”送给蝶螈

除了鱼类,在溪流中,自然还能见到其他不少水下生物,如溪虾、溪蟹、两栖动物等。溪虾与溪蟹都喜欢吃小动物的尸体,似乎扮演着水中清道夫的角色。8月底,我在雪岙村的溪中拍鱼时,曾见到多条死去的红头大蜈蚣的尸体,后来忽然见到一条蜈蚣仿佛在水底蠕动。当时颇为吃惊,心想它怎么可能还是活的?再仔细一看,原来是旁边有只虾正竭力拖着体长是它的好几倍的猎物的尸体。我的接近,把虾吓了一跳,只见它赶紧松开钳子,躲到了石缝里。我也很识相,马上走开了,以免进一步妨碍它享受美餐。

常被我惊动的,还有蛙类。溪边最常见的是天目臭蛙,一旦受惊,它便快速跳走,有时会遁入水下,趴在石缝间或小石头的底下。搞笑的是,它往往跟鸵鸟一样,顾头不顾脚,以为把头部塞入石头下就算万事了。最有趣的是,我若轻轻把它头边与脚边的石子拿开,它竟依然不逃走,原先撑住石子的脚蹼呈悬空状。

6月初,正是凹耳臭蛙抱对繁殖的时候——这是一种会使用超声波通讯的珍稀蛙类——我在溪中行走的时候,惊动了一对正抱在一起的小夫妻。只见雌蛙背负着明显小一号的雄蛙,跃入水底,长时间趴在水下不动。这倒是给了我从容布光拍摄的好机会。

那天晚上运气很好,不仅拍到了凹耳臭蛙,还拍到了一种小“娃娃鱼”,即秉志肥螈。这种蝶螈虽说相对常见,但由于其胆子很小,稍受惊扰便钻入石缝或躲到深水区,故想拍好它也不容易。那晚在浅水区见到一条,我没有马上去拍,而是在它前面蹲了下来,等它慢慢游到我身边时才开始拍摄。哦不,与其说它是在游动,倒不如说它是在水底缓缓行走。

它行走的动作缓慢到什么程度?大家若看过动画片《疯狂动物城》,相信一定会对那只名叫“闪电”的树懒印象深刻,对,在不受干扰的时候,秉志肥螈的动作之舒缓,还真可以与那“闪电”有得一拼。

最后还有点小感慨。在拍鱼虾的时候,我常想起《庄子·秋水》中的那段著名的故事:
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庄子曰:“鲦鱼出游从容,是鱼之乐也。”惠子曰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庄子曰: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惠子曰:“我非子,固不知子矣;子固非鱼也,子之不知鱼之乐,全矣!”庄子曰:“请循其本。子曰‘汝安知鱼乐’云者,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。我知之濠上也。”

且不论庄子与惠子的辩论谁胜谁负,我想,溪鱼若能“出游从容”,就算不能说是人之所谓快乐,至少,我想它们是安全而自由的——有大山,有溪水,且无人侵犯,多好!